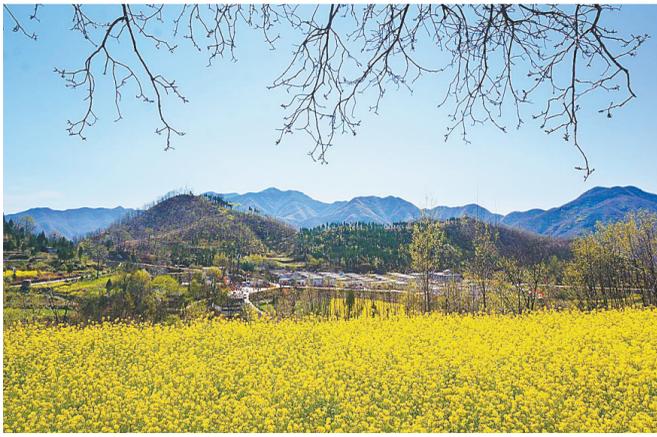


明年春色倍还人

鹰城慈善爱心滋润

◎高德顺



满园春色关不住

马进伟(鲁山)摄

从立春到惊蛰,从春节到现在。不知不觉间,疫情已经持续一个多月了。随着确诊病例的迅速下降,全国范围内取得疫情防控的胜利只是时间问题。

望着窗外绽放的桃花,我的思绪回到了一百多公里外的老家。

这个时候正是春暖花开。年味刚刚尽消,麦子拔节疯长,农忙时节尚未来到,正是农村惬意时光。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也许是老几辈人就流传下来的习俗,趁着这个一年中最悠闲的时节,亲戚们要相互赶春会,走动串门,增进感情。

对于村民们来说,每年的春会似乎比春节更为重要的节庆活动。春节是一家人的团圆,春会可是亲戚朋友们的相聚。一个村子有一个村子的春会。到了春会前后几天,村子里最流行最光彩最壮面子的事情是唱大戏。

因为疫情肆虐,所有的聚集性文化活动全部取消,所以今年的春会唱大戏只能不了了之。

印象中,村里人对过春会唱戏这件事情还是比较在意的,只要没有特殊情况,很多村子都要在过春会的时候请戏班子唱几场的。不但要唱戏,而且要唱好戏。你们村今年过会唱戏了没有?要是我们村唱了,你们村没唱,我们村的人无形中就会觉得自豪,而对方村子的人则会哑口无言,觉得矮人三分。你们村请的剧团是市里的,我们村请的是县里的,县里的就不如市里的,那我们村今年就算是被你们比下去了,小孩子也会觉得脸上无光。

村民们希望过会的时候村里能够唱

戏,但是唱戏的钱从哪里出却是村干部们操心的问题。能唱戏唱好戏,说明你村干部有能力会办事;不唱戏唱大戏,村民心里不满意有怨气,村干部也觉得灰头土脸,在村民们面前无法交代。

记得我小时候村里倒是经常唱戏。村里集体经济不强,没有村办企业,每年唱戏都是村民们集资。最早的时候,家家户户按人头收麦子、玉米,统一交给唱戏的,作为演出费用。一般情况下,一口人要收三四斤麦子的样子。后来改为收钱了,大人小孩五元三元不等。通常张罗着收粮收钱的是村里几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他们有威信,干事没有私心,村民

信服,说话好使。村民们只要家里不是穷得揭不开锅或者确实是有病号,大都会很积极地兑粮兑钱,毕竟,村里过会唱戏了,作为村中一员,自己脸上也光彩。对亲戚朋友说,过会的时候早点来呀,村里唱三天大戏。言语中是掩盖不住的自豪。

我弟兄三个,小时候家里粮食不够吃,日子过得紧巴巴的。有一年,刚过罢春节没几天,村里年近八旬的曹大爷到家里收粮食准备唱戏,鞋底都快磨破了,妈妈也没有交一粒麦子。不是不想交,实在是缸里见底,交不上来。下一周的粮食还没有着落呢,怎么会多余的去

出去?来了几次都是空手而归,老头儿有点不乐意了,说那今年唱戏你们家的人可不要去看。妈妈赌气说,不看就不看,等我儿子们长大了有本事挣大钱当大官了,专门给乡亲们唱几天戏。曹大爷又气又笑说,那好,我等着。说罢,背着手低着头悻悻而去。

眨眼间三十多年过去,曹大爷早已作古。我们弟兄既没有当大官也没有发大财,虽然有能力为村里唱戏出一份力尽一份心,曹大爷却永远看不到了。

无论条件好坏,每年过会的大戏能唱还是要唱的。这与乡亲们确实喜欢听戏有关,也是村里的面子问题。最近十多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村民们的腰包渐渐鼓了起来,家家户户都有能力出些钱为村里唱戏作贡献了,却再也没有出现家家户户兑钱唱戏的情形。

村里有人搞起了机械加工厂,做些螺丝螺帽之类的零件,有人做起了种植蔬菜生意,有的办起了养猪场,也有几个能人领着一些乡亲跑到新疆种树搞绿化。来钱的门路多了,经济条件好了。唱戏的钱就由村里的企业家和热心公益事业的村民们包了起来。大老板出大钱,小老板出小钱。你们几个出了戏钱,我们几个就买点烟花什么的,晚上开演前一阵放,噼里啪啦蛇蝎蝎红绚丽多彩,照亮了村民们仰头欢喜的笑脸。

莫道今年春将尽,明年春色倍还人。今年因为疫情防控的需要,村里不能唱大戏。但是乡亲们那憋着一股子劲儿呢,明年这个时候,把今年没唱的戏全部给补出来。

鹰城是个充满爱心的城市,疫情打乱了人们的生活,但激发了无数普通普通鹰城人的爱心。81岁的八矿退休职工罗德更,捐出一月工资3000元;鲁山县81岁的残疾老人雷更,自己行动不便,托人捐出省吃俭用的150元;宝丰县燕秋文具店老板代表其74岁的老母亲捐款200元后说,尽管我们是个小个体户,也要尽绵薄之力为国分忧;市区还有一位老人叫曾淑清,体弱多病,平时没少受社会各界的救济,这次也捐出节约下来的200元……

郑县妇联原主席邢书梅和其子邢国岭都是我在郑县工作时认识的老朋友,邢书梅解放前逃过荒、要过饭,解放后把两个儿子送到部队保家卫国,他们家曾被评为“全国最美家庭”。前

2020年新春伊始,我国面临一场空前的疫情危机,新冠肺炎来势凶猛,席卷武汉,肆虐荆楚,蔓延全国。这个春节,注定不一样。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党中央一声令下,全国人民在行动!全市人民在行动!鹰城慈善在行动!

自市慈善总会1月27日发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倡议后,慈善总会的值班电话响个不停,工作人员的手机更是应接不暇,有咨询的,有捐款的,也有要求捐物的。

众多企业爱心人士如潮。他们共同的信念是:财富用于做事才是最有价值的。从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一种值得弘扬的精神。

鹰城是个充满爱心的城市,疫情打乱了人们的生活,但激发了无数普通普通鹰城人的爱心。81岁的八矿退休职工罗德更,捐出一月工资3000元;鲁山县81岁的残疾老人雷更,自己行动不便,托人捐出省吃俭用的150元;宝丰县燕秋文具店老板代表其74岁的老母亲捐款200元后说,尽管我们是个小个体户,也要尽绵薄之力为国分忧;市区还有一位老人叫曾淑清,体弱多病,平时没少受社会各界的救济,这次也捐出节约下来的200元……

郑县妇联原主席邢书梅和其子邢国岭都是我在郑县工作时认识的老朋友,邢书梅解放前逃过荒、要过饭,解放后把两个儿子送到部队保家卫国,他们家曾被评为“全国最美家庭”。前

几年家遭不幸,国岭妻子身患重病,救治期间负债累累,不少战友、同学、同仁纷纷解囊相助。这次疫情发生后邢书梅站立不安,和儿子邢国岭商量分别捐出3000元和2000元工资用于抗击疫情。

慈善的力量能让生命之火生生不息。与那些爱心企业的大额捐款相比,这些钱数量不多,可能微不足道,但爱心可贵。慈善不在于职业,不在于阶层,也不在于物质多少,而在于他们都有一颗感恩的心。慈善不是捐了多少钱,而是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帮助别人。善无大小,量力而行。罗曼·罗兰曾说过:爱是生命的火焰,没有它,一切变成黑暗。像邢书梅、邢国岭母子,罗德更、雷更老人,做人做事,心怀感恩,他们懂得帮助的不仅仅是别人,还有自己。慈善之光,照亮了人的灵魂,也奉献了自己的爱心。凡人善举更暖人心!

慈善不仅是一种爱心的奉献,更是一种社会良知的体现。党的改革开放政策的受益者——众多企业家、成功人士纷纷投入慈善事业中,越来越多的受助人也更加理解慈善的意义。当全社会的慈善意识普遍增强时,我们的社会将更加和谐,国家将更加昌盛。慈善是人类社会中最大最崇高的事业,当人们真心实意去做慈善的任何事情时,总能在其中找到幸福与快乐的真谛。

抗击疫情,鹰城慈善人累,但值得!

马庄村的博士生志愿者

要说回家过年这一周来,宋纪元这棵宋家的独苗已经够忙乱了:照顾年老多病的爷爷、奶奶,陪伴重症尿毒症的爸爸去医院透析,写论文,做项目,还要跟导师、同学在网上开会讨论……但他不能不关注日益严峻的新冠肺炎疫情,还有那些苦苦挣扎的不幸的患者,那些义无反顾的医务人员……他感到有一股热血在胸中奔涌,奔涌出一个大大的问号:我能做些什么?

大年初五上午,他终于憋不住了,戴好口罩走出家门,来到马庄村疫情防控卡点,向在场的邓海梅、陈贵卿、马全英等几位村干部表达了加入志愿者队伍的愿望。

几位村干部自然高兴不已:好小子,看来俺们没看走眼,村里帮你也白帮!他们确实值得欣慰。要知道,宋纪元可不光是马庄村的骄傲,在湛河区乃至全平顶山市,他都算得上是个人物,还上过《平顶山晚报》哩。在郑州大学读本科期间,他就入选了河南省优秀大学生事迹报告团,还被评为中国大学生年度人物和全国大学生自强之星。到西安交通大学攻读机械学博士这两年多来,

他更加如鱼得水,成果频现,先后获得15项实用新型专利,在国内外科技创新比赛中多次夺冠,获奖30余次,还成为通用汽车全球研发中心访问学者,多好多好的新闻啊,几位村官又怎能不高兴呢?但他们拒绝了宋纪元:你的心意大伙儿都领了,你还是多替替你妈,多照顾照顾家吧。

宋纪元只得又回家了,若有所失亦无可奈何。遭到拒绝,他并不生气。他知道,这拒绝实际上是另一种爱,是“道是无情却有情”。他要求当志愿者是对自己“不让爱我的人失望”理念的坚守;村干部的拒绝,或许也是对他们“不让我爱的人作难”信条的坚守吧。不由自主地,他又想起了2013年那个悲喜交加的夏天:几乎是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同时,父亲查出患了尿毒症。他登时感到家里天塌了,大学梦断了。走投无路之际,父老乡亲们纷纷伸出了援助之手,村里还帮助申请了政府救助,并给他爷爷、奶奶安排了力所能及的工作,市总工会、建设银行也倾情相助,终于使他跨入大学之门……他心里清楚,村干部今天拒绝他,还是在帮他、帮这个家;妈妈是公

交车司机,每天早出晚归,家中里里外外都得靠他。可是,可是……父老乡亲帮他那么多,关键时刻自己却毫无作为,他不甘心啊!

疫情防控形势越来越严峻,终于,平顶山的公交车也停开了。妈妈的暂时“失业”让宋纪元心情沉重的同时,也意外地获得了“复出”的资本:家里有妈顶着呢,我可以出征了……于是,元宵节过后,他再次来到马庄村疫情防控卡点请求当志愿者,并当场给村党支部书记王淑芬打电话请战,终于如愿以偿。那一刻,他幸福满满,激动得想哭。

志愿者工作看似简单,要做好却也不易。像宣传防疫知识,引导居家隔离,严控人员出入,做好信息登记,对流动人员耐心劝导,帮助村民采买急需生活用品,等等,虽说既琐碎又单调,宋纪元却全身心去做,做得井井有条,做得有滋有味。因为他觉得,他干的是一件很崇高很神圣的事情,他心里升腾起一种仪式感。

在日复一日的卡点执勤中,在简单琐碎的重复中,细心的宋纪元也渐渐察觉到一些隐忧:很多学生尤其是高三的

学生,不能静下心来学习;一些有生意的村民,急得团团转;不少老年人,因不能聚集聊天而闷闷不乐……这些隐忧不能听之任之啊。于是,征得村领导同意后,他建了一个马庄村微信群,与村民们随时拉家常、谈心事,并开通线上心理课堂,进行分类心理疏导,使很多人渐渐消除了焦躁情绪,恢复了平静生活,脸上有了笑容。

天气在一天天变暖,疫情防控形势在一天天向好。3月4日,平顶山迎来了连续19天无新增病例,连续15天无新增疑似病例。看着卫健委的最新疫情通报,正在卡点执勤的宋纪元忍不住竖起大拇指。他意识到,随着居民区的逐步解禁,他短暂的志愿者生涯也许很快就会画上句号。他期待着这一天,也会坚守到最后一刻。他最感欣慰的是,他建的马庄村微信群依然那么活跃。

“我的志愿服务活动也许就要结束了,但是线上马庄村微信群还会一直存在。想想自己回到西安交大会,还能经常在这个群里和父老乡亲们交流,也是一件很温暖的事情哦。”在微信聊天中,宋纪元对我如是说。

新人新作

人间四月天

◎刘俊芳

“快走啊!马上就要拜天地了,咱妈不去就甭劝了!”老公一边看着他弟弟远去的背影,一边生气地冲我喊道。

儿子家办喜事,当娘的都不去,那算个啥!村里人会咋说?看看老公着急的样子,再看看婆婆低着头故意不理睬的样子,我走也不是劝也不是,左右为难,一急,醒了。原来是在做梦!

已经是第二次梦到老公他哥家操办喜事了。

嗨气!我暗骂一声。好端端的,人家哥家办哪门子喜事?就是真办,他家人不着急,我瞎急个啥!十几年前梦到老公他姐未婚去世得操办丧事,他们一家子说说笑笑没事儿人似的,我却急得活像热锅上的蚂蚁,结果没几天我母亲得急病走了。从那以后,我特别厌恶自己梦到红白事,特别厌恶自己在别人家的事里瞎着急。

这春潮,是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政府的精密部署、雷厉风行,是从城市到乡村每个角落工作人员的无私奉献、严防死守,是神州大地所有群众的安心宅家、积极配合;

这春潮,是钟南山李兰娟们呕心沥血、刻苦攻坚,是白衣天使们逆行、无所畏惧,是爱心人士慷慨解囊、火速支援;

这春潮,是执勤人员手中从未放下的温度检测仪,是行人脸上自觉佩戴的口罩;

这春潮,是线上课堂老师耐心地讲解……

这春潮,正如林徽因所言:“是爱,是希望,是人间四月天!”可不是嘛,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更何况,今天已是阳历2月27日,农历已交立春,进入了一个多月了,天气再好,父亲不还是无法进市医院看病吗!

今天农历二月初五,本该正月二十三打的针已延后了十天,一天一打的药也断五天了。父亲在舞钢,我在舞钢,虽相隔八百多里,我依然能清晰地听到父亲体内癌细胞快速分裂爆发的巨响,能清晰地看到癌细胞伸着长长的藤蔓般粗壮的腕足缠绕父亲咽喉的狰狞!我不敢想象,一个七十九岁身患癌症的老人的身体在无助地进行着怎样的战斗……

冷风吹着雨丝飘进窗里,飘在我泪湿的脸上。

八点了,虽是工作日,但小区里依然空荡荡的,只有一个身穿蓝色工作服、扎着红围巾的保洁阿姨在寂寞地忙碌着。向南望去,东边是一高,西边是七小,沿着宽阔的马路继续向南,还有三小、一小、一中,再往南是刘山,傍着刘山的是漾着春波的石漫滩水库,是美丽的湖畔步行街购物广场……但如今,本该书声琅琅的教室悄然无声,本该回响着脚步声和欢笑声的刘山只

于有一天又进地下室时,我看到了至今仍追悔莫及的一幕:娃娃鱼已经死去了,它的头微微抬出水面,眼睛已发白,嘴却半张着,像是在控诉着这个世界对它的不公与苛待。

初冬的一天,我风尘仆仆地出差回来,进门就见客厅里一片狼藉,细问之下,才知道这是孩子们打闹嬉戏的“案发现场”。再往里走,又见一只花盆翻倒在地,里面种的那株海菜竟被齐腰折断了。孩子们怕受批评隐忍不报,等此刻我发现时,那海棠已在地上蔫蔫地躺了两天。海棠本也不是什么奇花异草,我把它捡起来便想往垃圾桶里丢。一瞥之下见旁边有个闲置的花盆,于是临时起意把它按到了土里,又浇了一碗水,就又去忙别的事了。一连好几天,海棠似乎没有缓过劲儿的迹象,它的叶子慢慢变黄,又慢慢脱落,只剩下一根丑陋的青茎。好在栽种时也没抱太大的希望,那就任它自生自灭吧。然而一天又去给别的花浇水时,却见它的茎顶悄然鼓起了一个毛头状的小包,又过了几日,那小包便吐出了几片叶子,嫩生、活泼泼的,看上去很是喜人。此后它像暴发了一样,攒着劲儿地伸枝展叶,很快就成了繁茂的一蓬。接着它便生出了花苞,又很快绽放开来,那花鲜艳欲滴,缀满了整个植株,开得热闹且长久,简直把别的花都比得黯然失色了。

我住在顶楼,故而拥有了一个比

生命的消逝与拯救



上,像是流下了悲伤的眼泪。

一位搞养殖的伙计非要送我一条娃娃鱼,推托不掉只好收下了。那鱼从头到尾有二尺多长,很是健壮肥硕。它在鱼缸里来来回回不停摆动,像是表达着对这样的蜗居限制了它的自由的极大不满。都说娃娃鱼喜阴,我便把它放在了地下室里。闲下来有一次捉了它的脚蹼察看,真的像具体而微的手掌一样,不禁大大讶异于造物主的神奇。刚开始的时候,心里总惦记着有这么一个生灵在,便不忘时常去换换水,投些作为饵料的小鱼小虾什么的。娃娃鱼似乎也慢慢适应了这样的生活,捕食之外,往往是静静地伏在缸底,只是两只漆黑如豆的眼睛总是盯着门口的方向,像是企盼着与外面的某种交流。然而时间一长终究还是懈怠了,对它的照顾渐渐越来越少,缸水污浊、食物不足几乎成了常态,它的生活环境无疑也是越来越差了。可恨我依然熟视无睹,任由这样的状况持续恶化。终

别的楼层高一倍的楼梯间,再加上各种管线都需要在这里收束,竟至造出了一方适宜鸟儿栖息的小环境。春暖花开时节,一双燕子也选中了这里,开始衔泥筑巢了。巢成之后是孵卵,没过多久,便有两只雏鸟破壳而出。上下班经过楼梯间,常听见雏鸟唧唧的鸣叫声,也常看见它们父母捉虫喂食的忙碌身影,这些都给枯燥的生活平添了不少生气。有一天早上又经过这里,吃惊地发现一只雏鸟跌落在了地上,那无力扇动着的翅膀、那低弱的哀鸣,都让人顿生怜悯之心。我小心地把它捧起来放到窗台上,想着它的父母也许会在这里继续喂养它吧。然而中午回来,却见它垂着脑袋,似乎更弱了。那可高高的鸟巢和光溜溜的墙壁,确实让我有点无计可施。好在“办法总比困难多”,我找来了一根长长的竹竿,又把一个羽毛球绑在竹竿一端,再把雏鸟放在球拍上,几经试探与比量,这才满大汗地把它送进了巢中。此后雏鸟就慢慢长大了,它们终于可以站在巢边了,可以飞下窗台了,可以落在电线上轻盈摇曳了。

回忆昔日的这些片段,也反思彼时的心境:当玻璃罩骤然枯萎时,当娃娃鱼溘然死去时,我的心情是自责和哀伤的;当海棠灿烂怒放时,当燕子翩然高飞时,我的心情是自得和愉悦的。我们不唱高调,只为自己内心的笃定与安然,请朋友们一定要尊重生命、呵护生命!

讨论生命这个话题其实是很沉重的,因为有时候它多舛与脆弱得让人绝望,而有时候它又绚丽与顽强得让人叹服。我没有哲学家那样的认识高度,所以无力从理论层面对它进行探究;但我有凡人的日常所见所行,故而尚可罗列一些生活片段与朋友们分享。

家里养了一盆玻璃翠,养好多年的那种,葱茏茂盛,绿意盎然。玻璃翠是很皮实的一种花卉,只需水大肥足,便能使劲地往大里长。它的主干有小孩手腕那么粗,枝丫迭代萌生,造出浑如绿伞般的株形。它的叶子很少枯落,新旧叶子的区别只在于颜色的深浅不同而已;更喜人的是片片叶子俱是饱含水分,长得胖乎乎的,真是应了它名字中的那个“翠”字。我很喜欢这盆花,觉得它身上没有骄、娇二气,可比之为花中的实诚汉子。春来天气转暖,我便把它搬到了阳台上,虽说经历了夏天的烈日暴晒、秋天的朔风侵袭,它似乎全没当成一回事,依然是茁壮乐观的样子,给人特别放心的感觉。不觉冬天已渐渐来临,忙碌之中又听到了它的汁液有毒之类的话,客观和主观(关键是主观)的双重原因,竟至把它迟迟搁置在了阳台上。不期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雪,一下子把温度拉低了十来摄氏度的大雪,玻璃翠已被生生冻死了。它的枝干和叶子全部耷拉下来,委顿在花盆的边缘,象征生命的绿色也变成了暗黄,那些融化的雪水挂在叶子尖

◎孙志刚

◎姜永青

◎刘万增